

在思想戰線上

著 高 杜
行 印 本 木

在思想戰線上

著高杜

文藝書局印行

總 000188 36K 160P. 售 6,000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版
大華印刷廠承印
上海造 4001—5000 冊
文光書店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聯營書店發行

目 次

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學	一
論列寧主義底文學原則	一八
斯大林與蘇聯文藝	三五
魯迅論文藝的階級性與傾向性	五〇
二	
論帝國主義文學藝術的滅底反動性	五九
今日文學藝術中的真正主人公	七〇
從「文藝中能不能寫小資產階級」講起	八〇
新的兒童文學的誕生	九八

雜文應該屬於誰？

一一一

關於「俄羅斯問題」

一一六

劇作「莫斯科性格」底成就

一一三

論「瑪婷」底虛偽性

一一二

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學

誰的生活沒有悲痛和憤怒，

誰就不愛自己的祖國。

——涅克拉索夫

我們並非爲光榮而鬥爭，

而是爲了世界的幸福！

——特瓦爾多夫斯基底「瓦西里·提爾金」

我們首先舉出聶米洛維奇·唐欽柯在他那著名的「藝術劇院回憶錄」裏的頌詞：「……要是沒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的藝術早已喪失和凋落了。……十月革命澈底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條件，它使我們從經濟依賴和資產階級股東老闆的手裏解放出來。它給我們真正打開了一條人民之路。」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世界歷史的大轉變，「——從剝削者強制的紀律，轉變為自覺和自願的紀律。」（列寧）它澈底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行程。「粉碎了舊世界的枷鎖，並把許多被遺忘的民族和種族提上舞台，給它們以新的生活和新的發展。」（斯大林）

而尤其重要的，「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為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為旗幟，不是為着民族主義，而是為着國際主義。」（斯太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二五八頁）

十月革命給世界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那便是世界各國一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革命的時代！

武裝的蘇聯人民在為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的鬥爭中，喚醒和團結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勞動者，使他們對世界的未來充滿熱情和信念。

在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發展和人民爲對舊社會的革命鬥爭中，構成了具有新興方法的許多方面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出現及其成長的社會基礎，工人階級以及布爾什維克黨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爲一切偉大的作家開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新的革命的文學藝術隨着革命本身的進程迅速地誕生，而出現了百年前就爲倍林斯基所想望着的嶄新的「藝術的時代和文學的時代」——它自然是和貴族的文學藝術疏遠的，它自然不是那些在沙龍和狹隘的圈子裏的資產階級的人們所能創造的。恩格斯說過：資本主義不能促進藝術的進步，藝術創作真正發展唯有在資本主義關係消滅之後才能開始。——蘇維埃新文學，新藝術的奠基人和創造人，無疑的乃是那些和廣大人民共同生活，共同思想，共同鬥爭與勞動的人們。這樣的文學藝術在倍林斯基、杜勃洛柳勃夫、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任何年代都是不可能有的，它僅能在俄羅斯人民完成了任何革命中最偉大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中才能產生。

新世界的新文學是在和舊世界的猛烈鬥爭，新世界的緊張建設——統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它祇有在社會上的勞動者當了生活的真正主人的時候，它僅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下為工人階級的偉大理想而進行鬥爭的崇高目的下才能壯大起來的。這樣的文學藝術自然以能用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人民，以能表現強大蘇維埃人民的真實面貌而驕衿。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思想，武裝着蘇聯的作家為真正社會主義文學而作着鬥爭。

倍林斯基曾經預言着這人民文藝的新時代的到來：「我們羨慕子孫們，他們被判定可以在一九四〇年看見領導那有教養的世界，替科學和藝術提供出法則並接受整個開化人類虔誠敬禮的俄羅斯……」

車爾尼雪夫斯基肯定「唯有文學底那些傾向才能獲得光輝的發展，這些傾向將在強烈的與活的思想影響下產生，滿足於時代迫切地需要。」

蘇聯文學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優秀傳統，那一切視文學為對人民的神聖的服務。車爾尼雪夫斯基把文學叫做「生活的教科書」，倍林斯基肯定文學是「社

會的產物」，杜勃洛柳波夫爲保衛文學的人民性而進行的一切戰鬥。祇有十月革命才給人民的文學帶來真正的繁榮和發展。蘇聯的作家們成爲真正的愛國者，最徹底的民主戰士，最勇敢的最堅決的在列寧旗幟下走向勝利的革命者。

黨的文學——集中地概括了文學的人民性、社會性、階級性的一切意義，列寧的「黨組織與黨文學」一文——「奠定了切基礎，在這些基礎上建立起蘇聯文學的特點。」（日丹諾夫）

爲文學的黨性而鬥爭，便成爲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文學界最重要的任務。

文學的黨性是使得作家在從事創作獲得真正自由的最高保證，列寧針對着虛偽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作家藝術家有「創作自由」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作着摧毀性的駁斥：在人類社會中反動力量與進步力量之間還在進行着鬥爭的時候，就不可能有站在這種鬥爭之外的「自由」的文學。他又指出：在口頭上宣佈資產階級藝術家的自由，事實上只是對「錢袋」僞裝的依賴性。——祇有布爾什維克黨及其作家們才是真正地爲人民服务，反對資產階級所標榜的一切虛偽的自由

的法則。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是領導着全體無產者同資產階級進行不妥的鬥爭的先鋒者。

列寧猛烈地暴露了一切虛偽，爲的是要把「真正自由的，公開地與無產階級聯繫着的文學，去和僞裝的自由，而在事實上和資產階級連繫着的文學對立起來。」

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文學呢？列寧鮮明地指出：「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這並不是貪慾和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勞動者的同情，將那一批批新的力量調動到它的隊伍裏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它所服務的，並不是飽滿的女主人公，並不是發胖發得煩惱而受苦的『幾萬上等人』，而是千百萬的勞動者，他們是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和它的將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與活的工作，去充實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的字句，造成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的空想的形式發展而完成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現在的鬥爭）之間的經常的相互關係。」（列寧所著

「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

蘇聯的文學是在黨性的原則下，用着熱情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提高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榮譽。蘇聯文學便是在黨的指導下負擔起和一切敵視蘇維埃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及一切違反蘇維埃人民精神的資產階級文學現象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的責任。

蘇聯的文學不單是忠實地表現今天的生活，而「應該善於展望我們的明天，這並不是烏托邦，因為我們的明天，是有計劃的，自覺的工作，在今天已經準備好的！」（日丹諾夫）

十月革命的初期，蘇聯文藝界首先出現着文藝思想上和創作態度上——進步的和保守的思想意識——尖銳鬥爭的形式。一些老作家繼續地走着批判的現實主義道路，反現實主義的趨向也開始猛然地抬起了頭，那些頹廢主義者，象徹主義者與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分裂，蒲寧、安特列夫……這些自命為「自由主義」的作家挺身出來反對新政權，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頹廢主義的

代表麥列士柯夫斯基，索洛古波宣傳着「爲藝術而藝術」的腐敗的文學教條；他們因爲掌握不住生活的現象和本質，索性澈底地拋棄了俄國文學的現實主義的傳統。然而，新的生活把無數優秀的新作家帶進了文學活動的領域，在他們的作品中仍是充滿着爲建設新社會的激情，用着英雄的語言表現着英雄的事蹟。

無產階級藝術最偉大的代表者M·高爾基在他的作品中描寫着各種爲社會主義世界鬥爭的新形象，他通過這些形象來表現初期的革命運動並指出它的遠景。在他的作品中充滿着新的歷史內容的深刻地愛國主義精神，充滿着爲號召一切人參加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形象都是結合着人民性的新形式——黨性，而完滿地顯露出來。

瑪耶柯夫斯基給詩歌的領域創造了新的境地，他的詩篇充滿着對生命的狂熱的樂觀，歌頌着社會主義革命，歌頌着新的人民；但他同時有力地打擊了那些具有反動復古的思想及「純藝術」的原則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對立的作家和

詩人的作品。他尖銳地嘲笑飽龍的水彩畫和阿赫瑪托娃的詩。瑪耶柯夫斯基的詩是戰鬥的，是對新社會無限忠實的，是充滿深刻地思想性的。他說：「……蘇聯的藝術工作者應該是世界藝術的帶路人，先進思想的引導者。」

高爾基最初給蘇聯文學帶進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交融，正因為他那崇高的生活意念使他完滿地接受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方法和技巧，文學中的技巧是離不開作家對生活的理想，對生活的要求和觀察的。高爾基改造了古典文學的方法運用在新的條件中，創造了現實的新的英雄的性格和他們的對事業的偉大憧憬。

新的社會生活開始使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接近起來了。但它必須有社會主義的意識來豐富它，才能倔強地壯大。

斯大林光輝地指出蘇聯文學發展的總方向：「我們要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無產階級的文化按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在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民族中，採取各種各樣的表現的形式和方法，是由其語言、

生活等的不同而來決定的，按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是民族的，——社會主義走向那種整個人類的文化就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不能代替民族文化，而應該給它以內容。相反的，民族的文化也不能代替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應給它以形式。」

這是蘇聯文學的深刻的定義。它給各民族中國的文學的誕生和成長時期指出了發展的無限性的前途。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深刻性，在各民族文學的發展中得到了確切的反映，十月革命的勝利則根本上改變了各民族文學發展的情況。任何民族的作家都成爲自己民族的熱愛者，但他同時是全蘇聯的愛國者，也是全世界的勞動者的親密兄弟。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按照高爾基的解釋，它是「肯定存在，好像肯定行爲、創作一樣。其目的是爲了不斷發展人的最寶貴的創作才能，爲了他對自然界力量的勝利，爲了它的健康和長壽，爲生活在地球上偉大的幸福，他隨着他的要求不斷地提高，將把整個地球做成人類最美麗的住宅，把人類團結在

一個家庭裏。」

蘇聯作家忠實地描寫人民，描寫人民為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進行的各種鬥爭的英雄主義。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也夫的「毀滅」，里別金斯基的「一週間」，富爾曼夫的「夏伯陽」，這些優秀的作品都是真實地把革命和內戰中的英雄形象放進了文學裏。

十月革命的勝利，帶給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激情，於是也要求着文學藝術中表現建設事業的新主題，描寫建設中的新的英雄。拉革特珂夫的「士敏土」卓越地描寫了英雄的誕生和成長，從一個工廠的恢復，從工友們意識的覺悟和轉變，表現了整個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充滿了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樂觀和信念。蕭洛霍夫不朽的著作「靜靜的頓河」，斐定的「城與年」，高爾基同在這個時候從事着輝煌史詩「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創作。出版了「憶列寧」和劇本「布爾喬夫及其他」。

蘇聯文學跟隨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切戰線上的鬥爭和勝利，跟着蘇

聯人民在其偉大領導者斯大林的偉大五年計劃的成就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五年計劃的成功給年青的蘇聯帶來了繁榮，斯大林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應該在十年內跑完這段距離。」蘇聯人民在為完成五年計劃建設事業中的偉大成就，在李翁諾夫的「索特」，卡達耶夫的「時間，前進呀！」，愛倫堡的「第二天」，這些成功的作品中同時得到了輝煌的表現。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則完滿地表現着農民的鬥爭，從個體農民走向集體的過程，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建設集體化農莊的重大歷史事件。

葉戈林這樣寫着：「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巨大的工業建設，農業集體化，國家面貌以那種稀有的速度的改變——這一切都在『改造』着人的個性。人的布爾什維克的教育，他的意識改造，社會主義現實條件下人與人之間新關係的產生，都成了蘇聯作家許多作品的主題。」

年青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成為全世界人民熱愛的作品。